

激情、责任、感动

刚开始觉得把一件事情搞清楚很好玩，慢慢一件事连起来，越来越觉得好玩，觉得幸福、快乐。然后觉得还不够，还要查更多的资料，读更多的书，收集更多的文物，了解更多的事情，就这样进去了。

我在《一个人的抗战》一书里讲了许多收藏的事。比如一位我特别尊重的抗战老军人的后人转让给我的一把杉山元的扇子，上书纯熟的“忠烈”二字。我知道杉山元是日本陆军大臣，可令人不解的是，查遍了能找到的资料，怎么也找不到他。我查过1945年蒋介石核准的日本战犯名单，单上列出的十一名战犯当中，没有此人；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的二十八名主要战犯中，还是没有他；后来我又查阅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人物》，书中列出的六十名侵华人物中，仍然没有他。我开始怀疑自己，但仔细看过，总觉得“忠烈”二字后面大有文章。我又开始新一轮的查找。最终找到了这个军国主义分子的罪证。

收到一个东西，就特别想知道它背后的故事，想认识这个文物的主人，想知道这个文物是怎么留下来的。有时特别想搞清楚，但就是搞不清楚，因为是从市场上买到的，一般到我手里，已经倒了五六次手，卖的人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了。每件文物都会给我带来意外的惊喜，把一个问题解决了，那种喜悦是无法形容的，很多文物可以互相佐证。进去以后，就知道有多少激情，多少责任，多少感动了。比如川军抗战时守长治，死了上千人，没把日本鬼子挡住。很多老百姓不理解，埋怨他们没有守好，尸体都没有人收，是一些商人出钱来

我想做个大馆奴(2)

◆ 樊建川 口述 李晋西 笔述

收验遗体，我有这方面的原始资料。像台儿庄，王铭章将军和五千人全部战死在那儿，很悲壮。我觉得我们今天吃的一点点苦，今天受到的一点点挫折，跟他们比，根本什么都不算！

对历史文物进行考证是件艰苦的事情，年代、品质的考证是一方面，而与其相关的历史事件的考证似乎更吸引我。因为追问历史的过程，也是寻找、考证自我的过程，比如考证沈醉和黄维。沈醉1962年亲笔写的《军统对叛徒的运用和防范，以及叛徒在军统的情况》手稿在我这儿。沈醉二十八岁时就是军统少将，后来，战犯、特赦、政协委员。黄维将军研究永动机的心得体会、设计理念、图纸以及书信，一大堆，都在我这儿。他还给华国锋、邓小平写信，信稿也在我这儿。黄维将军骂得很，不骂蒋，不检举，不检讨，一心研究“永动机”，他认为永动机才能解决中国的能源问题。我把这两个人的历史查完后自问，若图圈中，沈将军？黄将军？这种唏嘘感慨，恍然顿悟，其中的乐趣是搞收藏的人所独有的。

我收藏文物有三个标准，一是对记载历史有意义的，二是特别容易被后人遗忘的，三是标志性的，反映社会变迁的。比如大哥大，肯定是很重要的文物。现在找一块清朝的牌匾不难，可要找到“文革”时期写有“某某革委会”的牌匾非常

难。这些东西大多被砸、被毁。“文革”的匾，现在出价很高了，超过民国、清代了，但我也得咬牙抬着走，没得选择！

抗战系列收藏

收藏战争文物时，我收全民族抗战、团结抗日的。

因为搞收藏的原因，我接触了数千老兵，国共两党都有，他们说到抗战杀鬼子时，眉飞色舞，绘声绘色，声音高亢，特别爱讲述细节。

这些年，我几乎是倾尽所有，收集了两百余万件抗战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上百件，其他民间收藏家很难有一级文物。一是一级文物就是国宝了，必须反映重大历史和具有重大史料价值。二是评成一级文物即不能买卖流通，丧失其经济价值，所以许多民间收藏家不愿意拿出来评。

由爱好变成责任

我之所以把抗战文物作为收藏对象，缘于我的军人情结。我的父亲和岳父都是抗日战士，我自己也曾有十一年的兵龄，这使我对战争有一种天生的关注。父辈是在面对面的拼杀中亲历战争的，我们这代人是在《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等文艺作品中知道战争的，我们的下一辈，享受着日本先进的科技产品带给他们的舒适，

至于“日本鬼子”，仿佛只是遥远的传说。

虽然一直有收藏意识，一直在收藏抗战文物，但激情是被电影《血战台儿庄》点燃的。电影里，川军师长王铭章中弹负伤，浑身是血，仍挺身大叫：“拼上去，中华民族万岁！”真是惊天动地鬼神。中学时，老师私下讲了一点国民党的抗战，但了解到的很少。于是我开始收集川军资料，阅读、研究川军抗战史，一串数字让我震惊了，内心的震撼促使我必须做些什么！

我常常想，一个国家的光荣，可以让十三亿人中的每一个人去分享，而国耻，同样也需要每个人都承担。作为我来讲，经商有了一点资产有了一点钱，我想做一点事。以前是东一件西一件地收藏，单枪匹马地干，是一种爱好，这时我利用在全国建立起来的网络收集，变成了责任。我这样做，对自己是一种满足，我实现了理想、愿望；对社会也有一些帮助。所以一旦有值得收藏的抗战文物，我会在第一时间前往。

2000年7月，北京某拍卖公司准备了一批珍贵的抗日史料，其中有日军投降时交出的系列机密公文，上面列有一百一十三个驻华名称番号等，它是日军侵华的铁的罪证。拍卖目录刚一寄出，听说就有买主从四面八方赶来，又听说有海外商人筹足资金准备“豪夺”，有

一名神秘买家放下大话，势在必得。我担心自己的资金无法与海外的富豪相抗衡，我希望找到卖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他给我开个价，然后撤拍。可卖主在哪儿呢？我到北京，又到天津寻访，发动大量“线人”查访，其过程非常艰难。或许是天意吧，我终于在拍卖的前一天找到了卖主。我的真情与激情打动了，他愿意撤拍，而我也以远高于起拍价的价格将这批史料留下，留在中国人手中。

2004年底，我偶然得知重庆有一家藏有大量援助抗战的支票。我花了两个多月与对方讨价还价，对方终于将几麻袋的支票打包作价数万元卖给了我。运回成都后，我一头扎进这堆支票中研究鉴别，经过一个多月的鉴别，选出了一百多张非常有价值的支票，其中一张有宋子文的亲笔签名，还有一张有“蒋宋美龄”的毛笔签名，这张支票的金额是九百九十九美元，是当时美国华侨的抗日捐款，必须宋美龄签收，而且还注明此款用于救治伤员。太惊喜了，手都在抖，仅这一张支票就值那几麻袋票据的价。最后经国家文物部门鉴定，这张支票是“国家一级文物”。

到我们建川博物馆，第一眼就能看见耸立的一个碉堡。碉堡是日本鬼子留在天津的，我把这巨大的水泥钢筋砣子切成十几块，分装在卡车上，奔波两千里运回安仁。碉堡是我目前收集到的最大的一个抗战文物：高五米，直径五米，壁厚约二十六厘米，重达数十吨。我把它安在博物馆的入口处，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我这样做，是有目的的：侵略者的碉堡被打烂了，当年的碉堡变成一个“盆景”了，碉堡上的绿树、鲜花象征中日之间今后的和平。

唐云传

郑重



2.西湖巧遇富阳女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唐云在十八岁时就和一位钱庄老板家大小姐订婚了。唐记参店虽然已不复存在，但牌子还是没倒，钱庄的大小姐与长辈的大少爷恰也是门当户对。钱庄大小姐的长相如何？性格如何？唐云并不知道，这时他也无心于女孩子的事。虽然只有十八岁，唐云的心性已经逐渐明朗了，画画自然是第一爱好，对书法和做诗，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唐云对这些诗书画的注意，远远超过对女孩子的注意。除此之外，如果把和尚和美女相比，唐云欢喜的是和尚；如果把美酒和美女相比，唐云欢喜的是美酒。唐云也自称：“欢喜美酒，欢喜和尚，不大欢喜美女。”

唐云就没有一见钟情的时刻吗？在唐云二十岁那年的8月，他又和弟弟妹妹去游西湖。外地人对杭州的西湖，都以为它的盆景气息太重，在游览之余还要把它评议一番，叫他们作第二次游览，情趣大减。而杭州人对西湖是百游不厌。唐云不知游了多少次西湖，也不知道画了多少张西湖山水，但他的游兴丝毫未减。从涌金门沿着湖边，一景一景地游着观着，白堤、柳浪闻莺、花港观鱼、孤山、苏堤、苏小小墓……“回去吧，我累了。”妹妹不愿意游了。“不到湖心亭看三潭印月，就等于没有游西湖。”唐云说。弟弟的游兴比唐云还浓，他早已跑到游艇上坐着，等着哥哥和妹妹上船了。湖心亭不只是以三潭印月而惹人游兴，那桂花的清香更沁人肺腑。唐云正向桂花丛中走去，忽听有人喊道：“你看，那是唐伯虎。”唐云知道，姑苏的唐伯虎也是游过西湖的。所以对别人喊唐伯虎，他没有理会。“哪一个唐伯虎啊？”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喏，那个高个子就是唐伯虎。”另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唐伯虎早已成了古人。”女孩子说。“是你们杭州的唐伯虎，唐云。”另一个女孩子解释着。唐云回头一看，原来是两个女孩子在他背后指指点点。其中一个女孩子他是认识的，她叫俞亚声，是王潜楼的女弟子，又因为他们同是富阳人，所以

寄住在王潜楼家中，对唐云总是以“唐老先生”称之，间接的也就成为唐云的学生了。“你也来游西湖了。”唐云搭讪着。“这是我的同学，她叫范石庵。”俞亚声向唐云介绍着。“不知师傅仙庵何处？”唐云也会说笑话。“人家又不是尼姑。”俞亚声说。“倒像一个男孩子的名字。”唐云说。“你的唐云也很像女孩子的名字啊。”范石庵虽然有一个男性的名字，人却很文静，她们和唐云寒暄了一阵，就分手了。唐云看着她们的背影，心中还在念叨着：“这个富阳女子俞亚声，过去他们自己也没有留意呢？”俞亚声虽然算不上漂亮，但生得小巧玲珑，也很清秀，在杭州的女孩子当中，长相还是很出色的。

虽然不能说一见钟情，俞亚声的影子却总是留在唐云的心中。他们经常到西湖边上，花前月下，情语窃窃。以后的发展，到底是唐云主动约俞亚声，还是俞亚声主动约唐云，现在连他们自己也不说清楚了。男女之情，如日月风云，都是极自然的事情。可以说，他们是以画为媒，逐渐进入“相看两不厌”的佳境。俞亚声还是很理智的，她对唐云说：“我比你大三岁，我们谈恋爱行吗？”“那有什么不行。”唐云根本就不认为是个问题，这可能是恋火攻心所致。俞亚声到底是女孩子，对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极有兴趣。对唐伯虎点秋香是不是在灵隐寺，她要搞出个究竟来。“唐伯虎画画，家里那样穷，连被子都没得盖，哪里还有心思点秋香。”唐云有时也会杜撰出一些史实来凑热闹。

俞亚声有一个弟弟，这时也在杭州念书。他看到姐姐和唐云在一起，不是游湖，就是画画，就劝他们：“光画画是不行的，一定要读书。”“死读书也是不行的，要理解才有用。”唐云说。“画画是读书人的闲情逸致，不是正业。”俞亚声的弟弟说。“画画是我的正业，读书才是我的闲情逸致。”唐云说。

对于他们这样的争论，俞亚声总是以讨论绘画为由把话题岔开的，否则唐云会一直争论下去。讨论绘画，唐云往往摆出一副老师的架势，不是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讨论，而是以对学生的口气对俞亚声说：“你老是临别人的画，永远画不出自己的面貌的。”“你也是从临摹别人开始的，现在不是还在临摹吗？”俞亚声也有着自己的个性。

22.有心事就说出来啊

公婆住上新房后由衷地感慨：“真是不比不知道啊，小皓容有两三套房子宁肯租出去也不让我们住，你却不惜借钱给俺买新房，一反一正，差不多啊！”此举也赢得了小姑小叔的敬重，总之，我在这个家已完全被接受了。与我相比，江河的成绩更为显著。他对我爸妈比我还唯命是从，他在家运用频率最高的就一字“好！”无论吩咐他做啥，他总干脆利落地回答“好！”而大多根本用不着吩咐，用我妈的话来说，他是个眼里有活儿的人，大到搬搬拿拿，小到打水扫地送垃圾，他几乎全包。

他还特别喜欢研究厨艺，没事就在腰间系一碎花围裙，一边拿书看着，一边严格按照程序，不厌其烦地试验，所以烧得一手好菜。只要他在家，从来不用我妈进厨房，我最多只能给他打打下手。

他的心思特细腻，每个家庭成员的饮食习惯他全记心里。每顿饭前，他老早给老爸把酒杯斟满，把老头美得老瞋着牙。他总给甜甜先挑出一小碗瘦肉，把炖菜放他爸妈一边，把炒菜放我眼前。

而他那天赋的冷幽默也与时俱进，令老爸老妈喜笑颜开。

两个大家庭的气氛被我们营造得和谐融洽，我俩的情爱更是炽热得无与伦比。江河这家伙似乎有恋爱情结，他总把我当女儿般宠爱。从不舍得让我做家务，他总说：“只要你在跟前看着我，我就有的是干劲。”在吃的方面，只要我喜欢的，他总舍不得吃，比如我爱吃脆骨，哪怕是吃包子吃到带脆骨的肉，他都会马上挑给我。我睡着了，他会反反复复给我盖被子，往上了怕捂着，往下了怕冻着。真是含在口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打了！不管乘车坐船，还是骑车走路，他都会牵着我的手。白天，一块儿跑业务，一块儿做生意，一块儿逛街，晚上，一块儿看电视，一块儿下厨房，一块儿亲热，我们幸福得无以复加，我们快乐得一塌糊涂！我经常开玩笑说：“我怀疑你上辈子肯定是个光棍汉。这辈子，好不容易有了媳妇，就不知怎么疼爱了！”他笑嘻嘻地回答：“你说得有点出入，我

是八辈子没捞着媳妇了，所以我给你的是积攒了八辈子的爱呀！”

他对我的爱从不掩饰，无论在社交场合，还是在他父母姊妹面前都表露无遗。朋友们聚会时，他更是无所顾忌地宣告自己的幸福，白云在我耳边悄悄嘀咕：“难道我看错他了？但愿他永远保持下去啊！”

1999年春，金海湾党政机关将停薪留职政策改为离职从事个体经营，要么离职，要么上班。要丢掉公务员身份，放弃退休金有点可惜。经爸妈、外婆和弟妹集体研究一致决定，江河回单位上班。这样一来，我们不得不面临经常分离的局面。从1993年到1999年，七个年头过去，我们的情感没一点“痒”状，反而日益加深，这怎能不让我欣慰呢？然而——

有一天晚上，江河尽管在努力掩饰，我依然在他的眉宇间看出了淡淡的忧愁。“咋了？有心事就说出来啊。”吃完晚饭，我们刚上楼我就说出了自己的疑虑。“是这样的：我接到皓容的电话，她父亲出了车祸，她说因照顾父亲无暇顾及小泷，提出让小泷在咱们家住一年。”“这……”我一下子掉进矛盾的漩涡中。

现在，皓容竟提出让小泷来住一年，别说爸妈不同意，甜甜这关也很难过。“皓容说，小泷在这住这一年，她掏抚养费。”江河小心翼翼地解释着。“她就算掏十倍抚养费也没人稀罕！因为根本就不是钱的事，所以我还得先跟爸妈和甜甜商量一下吧。”“啥？你让小泷到咱家住一年？这不是鸡抱鸭蛋找心儿操吗？是不是凭着舒服日子过够了你？”

爸爸把酒杯往餐桌上狠狠一敲。妈妈也表示：“你看不出来吗？小泷不是调皮捣蛋那么简单，而是成心搅局，还是别让他来吧。”

我看看正理头吃饭的甜甜，哦，应改称田恬了，13岁的她已经出落成一名美少女——饱鼓鼓，粉嘟嘟，清纯得像阳光下的雪莲。她不但钢琴已达七级，且能歌舞舞擅长演讲和朗诵，经常受电视台邀请录制节目和参加市里大型文艺演出。她志存高远决心进军娱乐圈，她虽在艺术上投入很多精力，文化课并没放松，始终保持前十的成绩。

养女



刘洁